



二阶堂黎人

恐怖的人狼城

银狼古堡的异变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恐怖的人狼城

银狼古堡的异变

(日) 二阶堂黎人 著

卡絮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JINROUJOUNOKYOFU DOITSUHEN

© Reito Nikaido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恐怖的人狼城 银狼古堡的异变 / (日) 二阶堂黎人著; 卡絮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133-0471-9

I. ①恐… II. ①二… ②卡…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18557号



恐怖的人狼城 银狼古堡的异变

(日) 二阶堂黎人 著; 卡絮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王 萌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李 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一版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471-9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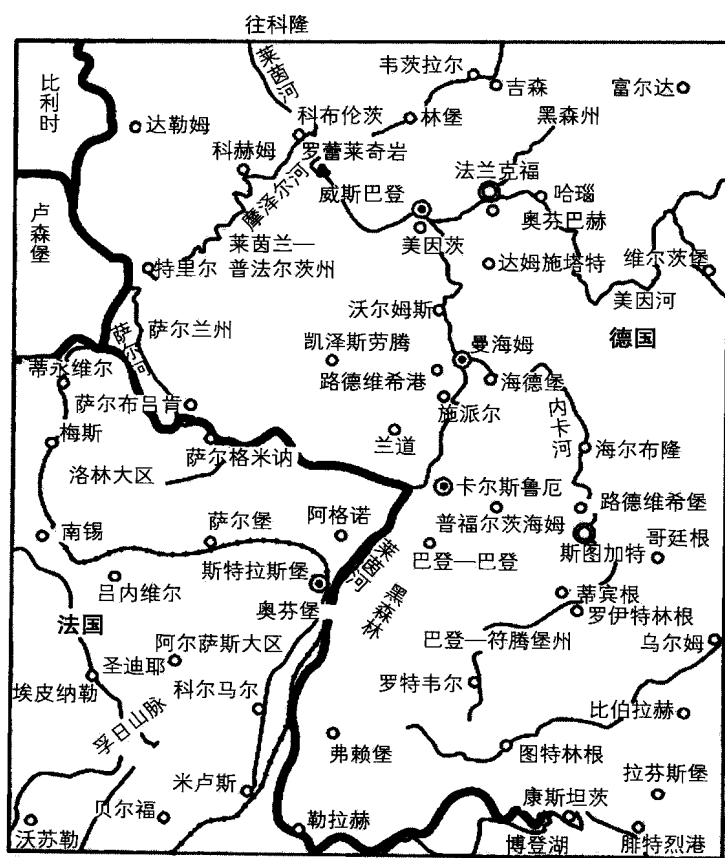
【人物介绍】

（受邀访客）

汉斯·柯纳根	67岁	约翰内斯堡的珠宝商
阿格涅丝·柯纳根	42岁	汉斯的妻子
赫鲁曼·费拉古德	70岁	哥廷根大学历史学退休教授
提欧多尔·雷瑟	26岁	音乐学校的钢琴教师
约翰·杰因哈姆	50岁	银行职员
珍妮·杰因哈姆	24岁	约翰的侄女
卡尔·谢拉	40岁	建筑师
莫妮卡·库尔德	35岁	舞台女演员
沃尔达·布洛克	45岁	莫妮卡的经纪人
马尔贝特·艾斯纳	30岁	会计师

（城里的人）

托马斯·福登	55岁	旅行社领队
赛门·班克斯	60岁	管家
艾莉·拉维斯	59岁	厨师
汉妮·休贝尔	33岁	女佣
玛古妲·霍夫曼	50岁	女佣
爱丽丝·拉思嘉	22岁	女佣
佩塔·安贝克	32岁	杂役
弗雷德里希·卡尔·修达威尔伯爵	年龄不详	“银狼城”的城主
海伦娜·玛利亚·修达威尔伯爵夫人	47岁	美貌的城主夫人



图一 德法边境图

传说

- 2 哈梅林的吹笛人
11 人狼

物语

- 34 第一章 莱茵河的流水
49 第二章 吉卜赛人的预言
63 第三章 在科布伦茨
80 第四章 环绕古堡的传说
93 第五章 通往人狼城之路
107 第六章 敲开古老大门
122 第七章 另一座古城
138 第八章 化装晚宴之夜
155 第九章 最初的悲剧
171 第十章 第二桩悲剧
191 第十一章 斩首刑的牺牲者
207 第十二章 恶魔的刑场
220 第十三章 狼魔附身的恐怖
234 第十四章 狼之密道
248 第十五章 恐怖的一夜
263 第十六章 血的葡萄酒
275 第十七章 亡灵杀人
293 第十八章 怪异的房间
307 第十九章 牺牲者的名单
325 第二十章 戴黑头巾的杀戮者
341 第二十一章 神秘、魔力以及……
357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悲剧

传说

否定既有的东西，并说明不存在的东西。

——爱伦·坡《莫格街凶杀案》

哈梅林的吹笛人

哔——叭啦、咻——噜哩。

咻——噜哩、哔——噜哩。

咻——噜哩、咻噜——咻噜。

哔——叭啦、咻——噜哩、哔——咻哩。

那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根据记载，那是发生在公元四年的事。

德国有个名为“哈梅林”的城镇。

它最初只是一座小村庄，随着房子兴建、商店开张、镇公所成立、人群聚集，不知何时，它已成为一个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的城镇。

城镇周围被高耸的石壁环绕，镇上狭窄的街道往来交错，如积木堆叠似的石造房屋在街道两旁竞高般并排而立。

拜流经此地的威悉河所赐，哈梅林成了一个兴盛的贸易集散地。借由这条河流，载着各种货物的船只从遥远的城镇或村庄来到这里，然后又载

着不同的货物离开。

城镇东边有扇大门。那扇门也是整天都有满载着货物的车辆出入。因此，凡是威悉河沿岸可当做仓库的地方，全都堆满了装货物的麻袋，河畔还有磨面粉的水车小屋。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吧，哈梅林这地方从很久以前就有许多老鼠。举目所见，尽是老鼠的踪影。

一般百姓的家里有。

铁匠的家里有。

石匠的家里有。

医生的家里也有。

渔夫的家里有。

猎户的家里有。

地板底下有。

教堂当然也不例外。

镇民的家里有。

官员的家里也有。

每天，每个地方都有老鼠肆虐的踪迹。

老鼠会跑进客厅，溜进厨房，直闯卧室，连在饲养家畜的小屋、储藏室、地下室也都横行无阻。

因为数量太多，哈梅林的人们没有一天是看不到老鼠的。

玻璃弹珠般的圆眼睛，粉色纽扣似的尖耳朵，浓密如刷子般的灰色皮毛，仿若蚯蚓似的细长尾巴——这样的身影时时掠过人们脚边、在人们脚下出没。

它们还到处坐窝，生下许多小老鼠，于是老鼠数量不断增加。不只是天花板上，连地板下、大挂钟里、鞋柜中、楼梯背面，还有盆栽、旧帽子、摇篮、毛毯或棉被下，随处可见老鼠的巢穴。

就算有人，老鼠也毫不在意地进出。

为了根绝鼠患，人们不但设陷阱、放毒药，还试过养猫、放狗等方法。但是，不论怎么做，老鼠依旧横行无阻。而那些被陷阱抓到、被毒药

毒死、被猫捉住、被狗咬死的老鼠，只占总量的极小部分。

人们绞尽脑汁，试过用各种办法赶走老鼠，却一直徒劳无功。它们依旧大摇大摆地在各处来去自如，蹿上柱子、偷袭仓库、将装了谷物的麻袋咬得破破烂烂。

总之，老鼠一直不断地增加。

渐渐地，连外面的街道、屋里的地面，所有可以站的地方都快被老鼠淹没了。

它们翻倒篮子、弄破花瓶、在衣柜上打洞、在书上留下咬痕、啃啮蜡烛、将食物咬得七零八落、抢走奶酪碎片、更惊吓到小孩子，种种恶行不胜枚举，就这样放肆作乱。

感到十分困扰的镇民因此全聚集在镇公所，要求胖镇长根除鼠患。

不过，就算是镇长，对这种情况也无能为力。翌日，无计可施的胖镇长在东城门前立了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

凡能将老鼠全数扑灭者，将酬重金。

但是，一直没有人敢出面说自己能扑灭全部的老鼠。

到最后，哈梅林镇的所有人都死心了，只能习惯与老鼠为伍的生活。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个古怪的男子出现。

那是一个瘦高的年轻男子。他的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肤色黝黑，穿着一件由各色布料拼成的古怪上衣和一条茶色的紧身毛线裤，脖子上围着红黄相间的围巾，头上戴顶插有长羽毛的皮帽。不仅如此，年轻男子的肩上还挂着一支系了绳子的木制长笛，前端由牛角制成，样子就像现在的号角单簧管^①。

镇民见到那个年轻男子，私下替他取了一个“花衣人”的绰号。

花衣人住进了一家旅店，中午时，他在旅店与镇民和其他旅客一起用餐。

① 一种流行于凯尔特民族及威尔士地区的单簧木管乐器。

花衣人向旅店老板点了面包和酒，看着地上说：“这镇上的老鼠真多呀！”

好比现在，有只大老鼠正在啃他的皮鞋呢！

挺着大肚子的老板叹气道：“可不是吗？这镇上的老鼠真是多得让人伤脑筋哪！镇长还为此立了告示哦，上面写了，不论是谁，只要能将这些老鼠全数扑灭，都能得到一笔赏金作为报酬。”

“赏金？”

“嗯，对啊！那可是有百枚金币的重赏呢！”

“太好了！”花衣人高兴得大声叫道。

周围的人们全都惊讶地望向他。

花衣人对老板说：“我来帮你们扑灭老鼠吧！”

“什么？你是说你要扑灭老鼠？”

“当然喽！小事一桩。”

花衣人一填饱肚子就向镇公所出发。他对守卫说明来意，守卫立刻将这消息通知镇长。

惊讶的胖镇长随即叫人将花衣人带到自己眼前。

“你是说……你能帮我们扑灭这镇上的老鼠吗？”

“嗯，没错。”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不是我自夸，就算是吃人的野狼、蜈蚣、吸血蝙蝠、恶龙等生物，我都曾轻轻松松地手到擒来！”

“那就拜托你了。”

“我知道了。赏金没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若能将老鼠全数扑灭，我们会很高兴地奉上百枚金币作为酬谢的。”

“一言为定。”花衣人叮嘱。

“但是……你要怎么扑灭老鼠？”镇长对花衣人投以怀疑的目光。

“秘密，我可是有特殊的魔力哟！”花衣人动作夸张地取下帽子，深深鞠躬后，走出了镇公所。

翌日清晨。

太阳升起的前几刻，周遭还处于微暗的状态。

花衣人已经站在城镇中央的大道上。

他将挂在肩上的笛子抵在唇上，指尖优雅地舞动，轻轻地吹起来。

那是从来没有人听过的、奇妙至极的音色；由高亢的音符与细细的、口哨般的声音混合而成。

哔——叭啦、咻——噜哩。

咻——噜哩、哔——噜哩。

咻——噜哩、咻噜——咻噜。

哔——叭啦、咻——噜哩、哔——咻哩。

陌生的笛音响彻哈梅林镇。

哈梅林的百姓从睡梦中醒来，猜想这笛声是怎么回事。

突然间，家家户户的各个角落纷纷传出窸窣窸窣的骚动声响——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老鼠们陆陆续续探出头，与人类一样侧耳倾听，接着有如万马奔腾般，一只只地冲向房子外面。

成百上千的老鼠从镇上各个角落一窝蜂地跑了出来！

从狭窄的巷弄。

从出入口的紧急楼梯。

从墙与墙之间的缝隙。

从它们藏身的洞里。

从屋檐下方。

老鼠一一现身，沿着石板路，成群结队地奔向笛声来源。

令人惊奇的是，到了最后，镇上的老鼠无一例外地全聚集在吹笛的花衣人脚边。

哔——叭啦、咻——噜哩、哔——咻噜哩。

咻——噜哩、啐——噜哩。

啐——叭啦、咻——噜哩。

咻——噜哩、咻噜啐噜。咻——咻噜哩。

花衣人吹着笛子，确认过后，慢慢地往前迈步，一大群老鼠便跟在他身后前进。他走进蜿蜒在住家之间的曲折小径，穿越城门，走到城外，而这群老鼠也跟在他身后，依着同一方向前进，形成一列相当长的队伍。

出了城门，花衣人仍吹着笛子，继续往西边前进，抵达位于城镇左边的威悉河。然而，就算到了岸边，他也没停下脚步，就这样哗啦啦地走入河里，直至膝盖没入水中。

于是，受到笛声诱惑、尾随其后的鼠群也进入了湍急的河水，或溺水，或被席卷而去。即使最前方的老鼠察觉到了危险，也被后方接踵而来的老鼠不断推挤，无奈地落入水中。

过了一阵子，老鼠们终于一只不剩地全掉进了河里。

也就是说，哈梅林镇里连一只老鼠也没有了。

见到这情形的镇民们欣喜若狂。

那些可恨的鼠辈总算消失了！不论是街上还是屋里，都不再有老鼠的踪迹。再也没有比这更值得庆贺的事了！其他镇民听到这个消息都大喜过望，纷纷拥到了街上。他们敲响教堂的钟、在大街上又唱又跳、将孩子们高高举起、举酒干杯庆贺——哈梅林镇的所有人无不全身洋溢着幸福感，大肆喧闹，尽情欢庆。

花衣人神情愉悦地吹着笛子，走回镇民们欢欣鼓舞的中央广场。人们七嘴八舌地向他道谢。

花衣人看着胖镇长。“好啦，我已经遵守约定，将这镇上的老鼠全扑灭了，现在轮到你依约给我一百枚金币的报酬了吧！”

胖镇长本来也与其他人一样，对花衣人满怀感激，但他听了这话，脸色却倏地一变，突然觉得给他金币这件事似乎不太妥当。

“的确，老鼠是没了。但是，谁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你的功劳啊？说不定是老鼠厌倦了这里才跑出去的吧？”

“你说什么？你该不会想毁约吧？”花衣人板着脸问。

胖镇长摇摇头，下巴上的赘肉随之抖动。“我们当然会遵守约定。只是，老鼠真的全都扑灭了？真的连一只都不剩了吗？布告上写了‘凡能将老鼠全数扑灭者，将酬重金’，也就是说，只要留下一只就算违反约定，当然也就不能给赏金了。所以，能请你证明自己已将老鼠一只不剩地扑灭了？哈梅林镇说小是小，但对一只要找地方藏身的小老鼠来说，可就很大了。我看，在哪里八成还有一只老鼠留下来呢！”

花衣人用可怕的眼神狠狠瞪着镇长。

镇长的圆脸冒出了汗珠。

花衣人声音低沉地说：“看来，你是不想守约了？”

“不论是约定还是什么，你也只有吹吹笛子而已嘛！这样应该没办法扑灭老鼠吧？”

花衣人以饱含怒意的眼神环视四周的镇民。“哈梅林镇的人都这样不守信用吗？”

这时，一个拄着拐杖、上了年纪的老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我们哈梅林的人当然会守信用，但是一百枚金币的代价真的太高了。镇长，不如就给他十枚金币吧？”老人提了一个他们比较能接受的数目。

一边的女人却尖声叫道：“那个花衣人一定用了巫术！只是吹吹笛子就想将我们唬得团团转，我们可没道理将金币给这种人！”

花衣人既生气又轻蔑地看着胖镇长与镇上的人，十分愤怒地说：“好，我懂了。你们这些人，说好灭绝鼠患就给我报酬，如今却出尔反尔！很好！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说完之后，花衣人便迅速离开了哈梅林镇。

接着又过了几天。

六月二十六日，圣约翰与圣保罗的祭日。

这天，镇上的大人全去了教堂。

花衣人再度来到哈梅林镇。他的表情狰狞，目光闪烁，头上戴了一顶造型怪异的红色帽子，身穿绿衣，一身猎人打扮。

花衣人走到城镇中央的街道上，再度吹起那支笛子。

啐——叭啦、咻——噜哩。
咻——噜哩、啐——噜哩。
咻——噜哩、咻噜——咻噜。
啐——叭啦、咻——噜哩。

突然间，镇上所有看家的孩子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陆陆续续走出门外，渐渐往花衣人所在的地方聚集。

不论是男、是女，凡是四岁以上的孩子全聚集过去了，胖镇长的独生女也是其中一人。

啐——叭啦、咻——噜哩、啐——咻噜哩。
咻——噜哩、咻——噜哩。
啐——叭啦、咻——噜哩。
咻——噜哩、咻——噜啐——哟噜。

花衣人吹着笛子，迈步往东边的城门走去。孩子们个个神情恍惚地跟在他身后，脸上的表情仿佛在做梦似的。他与这一百三十个小孩组成一列不可思议的队伍，穿越屋檐相抵的狭小巷道，摩肩接踵地彼此挨着，随着笛声的旋律前进。

花衣人不间断地吹笛，一路走出城门，将这些孩子全带出城外，往一座在草原对面、触目可及的山丘而去。

一位负责照顾孩子们的妇人赶紧将这异样的情况通知给教堂里的大人们，所有的父母亲闻言随即冲出教堂，哭喊着奔回家中。但是，就如那妇人所说的，孩子们已经全都不见了。

整个哈梅林镇已经没有半个孩子的踪影。

每个做母亲的都悲恸得仿佛胸口就要裂开似的，嘴里直叫着孩子的名字；每个父亲也都后悔没有遵守与花衣人的约定，心急如焚地往来奔走，四处寻找自己孩子的下落。

胖镇长立刻派人到各处搜索孩子们的下落或有关他们行踪的线索，并发布以下的公告：

凡知道哈梅林孩子们的下落者，将有重赏。

但是，不论怎么做，一百三十名孩子仍如消失的烟雾般无影无踪。

过了几天，那些失踪的孩童中，有一个行动不便的孩子独自回到了哈梅林镇。

那孩子表情悲伤地说：“我的腿瘸了，没办法跟他们走到目的地，途中就被留在路边……”

又过了几天，有两个孩子回来了，一个眼睛看不见，一个则是不能说话。

镇上的大人问：“那些孩子到底被带到什么地方了呢？”

但是，眼盲的孩子看不见自己抵达的是什么地方，喑哑的孩子又无法将自己所见的情景形容出来。

结果孩子们的下落仍是一团谜。

花衣人用笛声将一百二十七个孩子带走的事，事隔多年，甚至到了现在，仍没有人能得知其中真相。

有人说，那些孩子在遥远的国度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也有人说，他们从此被囚禁在地底的世界里。之后，哈梅林的孩子们抵达城门的那条街道渐渐地就被叫做“舞蹈音乐管制街”，在这条街道上，舞蹈表演与乐器演奏都是被禁止的。此外，在孩子们消失的那座山丘上，也立了两座十字架形状的石碑。

这就是那不可思议的哈梅林吹笛人的故事……

人狼

1

广阔的大地上，雷鸣轰然作响。

厚重的云层完全覆盖了天空。这是一个暴风雨肆虐的黑夜。

一阵狼嚎越过荒凉的山丘，远远地从雾色朦胧的森林里传到这座古老的城堡。

滂沱的雨势仿佛有意识似的下了停、停了又下。

古老的城堡里充斥着燥热的空气，尤其是这个房间，更是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天鹅绒的窗帘紧紧拉上，只开了一扇百叶窗通风。天色一变，偶尔会有一道疾驰的闪电划破黑暗，炫目的光如利刃般从窗帘缝隙直劈而入。

壁炉上，烛台上的三根蜡烛仍兀自燃烧，摇曳的细小烛焰映照出屋里的六个身影——一个人躺在床上，床边站了两对男女，离他们不远处的门边还有一个男人谦恭地站着。